

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
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

兼受無相戒 弘法弟子 法海集記



賢首禪苑恭印

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
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

兼受無相戒

弘法弟子 法海集記

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，昇高座，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，授無相戒。其時座下僧尼、道俗一萬餘人，韶州刺史韋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，儒士三十餘人，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，流行後代，與學道者承此宗旨，遞相傳授，有所依約，以為稟承，說此《壇經》。

能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」大師不語，自淨心神，良久乃言：「善知識靜聽：惠能慈父，本官范陽，左降遷流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惠能幼小，父亦早亡。老母孤遺，移來南海。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忽有一客買柴，遂領惠能至於官店，客將柴去。惠能得錢，却向門前，忽見一客讀《金剛經》。惠能一聞，心明便悟。

乃問客曰：『從何處來，持此經典？』客答曰：『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，禮拜五祖弘忍和尚，現今在彼，門人有千餘眾。我於彼聽見

大師勸道俗，但持《金剛經》一卷，即得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」惠能聞說，宿業有緣，便即辭親，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。」

弘忍和尚問惠能曰：「汝何方人？來此山禮拜吾，汝今向吾邊，復求何物？」

惠能答曰：「弟子是嶺南人，新州百姓，今故遠來禮拜和尚，不求餘物，唯求作佛。」

大師遂責惠能曰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為堪作佛！」

惠能答曰：「人即有南北，佛性即無南北；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大師欲更共議，見左右在傍邊，大師更不言，遂發遣惠能令隨眾作務。時有一行者，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個餘月。

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，門人集訖。五祖曰：「吾向汝說，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門人，終日供養，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汝等自性迷，福門何可救汝？汝等且歸房自看，有知惠者，自取本性般若之智，各作一偈呈吾。吾看汝偈，若悟大意者，付汝衣法，稟為六代。火急急！」

門人得處分，却來各至自房，遞相謂言：「我等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。神秀上座是教授師，秀上座得法後，自可依止，偈不用作！」諸人息心，盡不敢呈偈。時大師堂前三間房廊，於此廊下供養，欲畫楞伽變，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，流行後代，為記。畫人盧玲看壁了，明日下手。

上座神秀思維：「諸人不呈心偈，緣我為教授師，我若不呈心偈，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

不善，却同凡心奪其聖位。若不呈心偈，終不得法。」良久思維，甚難甚難，甚難甚難。夜至三更，不令人見，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，欲求衣法。「若五祖見偈，言此偈語，若訪覓我，我見和尚，即云是秀作。五祖見偈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，聖意難測，我心自息。」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，人盡不知。

偈曰：

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」

神秀上座題此偈畢，歸房臥，並無人見。五祖平旦，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，畫楞伽變。五祖忽見此偈，讀訖，乃謂供奉曰：「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，深勞遠來，不畫變相也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不如留此偈，令迷人誦。依此修行，不墮三惡道；依法修行人，

有大利益。」大師遂喚門人盡來，焚香偈前，人眾入見，皆生敬心。

弘忍曰：「汝等盡誦此偈者，方得見性，依此修行，即不墮落。」門人盡誦，皆生敬心，喚言善哉！

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，問：「是汝作偈否？若是汝作，應得我法。」秀上座言：「罪過！實是神秀作。不敢求祖，願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小智惠識大意否？」五祖曰：「汝作此偈，見即來到，只到門前，尚未得入。凡夫依此偈修行，即不墮落；作此見解，若覓無上菩提，即未可得。須入得門，見自本性。汝且去，一兩日來思惟，更作一偈來呈吾，若入得門，見自本性，當付汝衣法。」秀上座去數日，作不得。

有一童子，於碓坊邊過，唱誦此偈。惠能一聞，知未見性，即識大意。能問童子：「適來誦者，是何言偈？」童子答能曰：「你不知大師

言生死事大，欲傳衣法，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，悟大意，即付衣法，稟為六代祖。有一上座名神秀，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，五祖令諸門人盡誦，悟此偈者，即見自性；依此修行，即得出離。」惠能答曰：「我此踏碓八個餘月，未至堂前，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，見此偈禮拜，亦願誦取，結來生緣，願生佛地。」童子引能至南廊下，能即禮拜此偈。為不識字，請一人讀。惠能聞已，即識大意。惠能亦作一偈，又請得一解書人，於西間壁上提著，呈自本心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識心見性，即悟大意。

惠能偈曰：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無臺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？」

又偈曰：

「心是菩提樹，身為明鏡臺，明鏡本清淨，何處染塵埃？」

院內徒眾，見能作此偈盡怪，惠能却入碓坊。

五祖忽來廊下，見惠能偈，即知識大意。恐眾人知，五祖乃謂眾人曰：「此亦未得了。」

五祖夜至三更，喚惠能堂內，說《金剛經》。惠能一聞，言下便悟。其夜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法及衣，以為六代祖。衣將為信稟，代代相傳；法以心傳心，當令自悟。

五祖言：「惠能！自古傳法，氣如懸絲！若住此間，有人害汝，汝即須速去。」能得衣法，三更發去。五祖自送能至九江驛，登時便五祖處分：「汝去，努力將法向南，三年勿弘此法，難去在後弘化，善誘迷

人，若得心開，與吾悟無別。」辭違已了，便發向南。

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，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，欲擬捉惠能奪衣法，來至半路，盡總却迴。唯有一僧，姓陳名惠順，先是三品將軍，性行龕惡，直至嶺上，來趁把著惠能。即還法衣，又不肯取。惠順曰：「我故遠來求法，不要其衣。」能於嶺上，便傳法惠順，惠順得聞，言下心開，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。惠能來依此地，與諸官寮道俗，亦有累劫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知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須淨心，聞了願自除迷，如先代悟（下是法）。

惠能大師喚言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即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。」

善知識！愚人智人，佛性本亦無差別，只緣迷悟，迷即為愚，悟即

成智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以定惠為本。第一勿迷，言惠定別，定惠體一不二。即定是惠體，即惠是定用。即惠之時定在惠，即定之時惠在定。

善知識！此義即是定惠等。學道之人作意，莫言先定發惠，先惠發定，定惠各別。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說善，心不善，惠定不等；心口俱善，內外一種，定惠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口諍。若諍先後，即是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却生法我，不離四相。

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時中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常行直心是。《淨名經》云：『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』莫心行諂曲，口說法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非佛弟子。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上，無有執著，名一行三昧。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坐不動，除妄不起心，即

是一行三昧。若如是，此法同無情，却是障道因緣。道須通流，何以却滯？

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住即被縛。若坐不動是，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。

善知識！又見有人教人坐，看心看淨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悟，便執成顛，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，故知大錯。

善知識！定惠猶如何等？如燈光，有燈即有光，無燈即無光。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名即有二，體無兩般。此定惠法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。迷即漸勸，悟人頓修。識自本心，是見本性，悟即原無差別，不悟即長劫輪迴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上已來，頓漸皆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何名無相？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。無念者，於念而不念。無住者，為入本性，念念不住，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，無有斷絕。若一念斷絕，法身即離色身。念念時中，於一切法上無住。一念若住，念念即住，名繫縛。於一切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，此是以無住為本。

善知識！外離一切相，是無相。但能離相，性體清淨。此是以無相為體，於一切鏡上不染，名為無念。於自念上離鏡，不於法上念生。莫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却，一念斷即死，別處受生。學道者用心，莫不識法意。自錯尚可，更勸他人，迷不自見迷，又謗經法。

是以立無念為宗。即緣迷人於鏡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。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，世人離見，不起於念，若無有念，

無念亦不立。無者無何事？念者念何物？無者，離二相諸塵勞。

真如是念之體，念是真如之用。自性起念，雖即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常自在。《維摩經》云：『外能善分別諸法相，內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』

善知識！此法門中，坐禪元不著心，亦不著淨，亦不言不動。若言看心，心元是妄，妄如幻故，無所看也。

若言看淨，人性本淨，爲妄念故，蓋覆真如，離妄念，本性淨。不見自性本淨，起心看淨，却生淨妄，妄無處所，故知看者，看却是妄也。

淨無形相，却立淨相，言是功夫，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淨縛。

若修不動者，不見一切人過患，是性不動。迷人自身不動，開口即說人是非，與道違背。看心看淨，却是障道因緣。

「今既如是，此法門中，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一切無礙，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，見本性不亂為禪。」

何名為禪定？外離相曰禪，內不亂曰定。外若離相，內性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緣境觸，觸即亂，離相不亂即定。

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，外禪內定，故名禪定。《維摩經》云：『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』《梵網菩薩戒經》云：『本源自性清淨。』

善知識！見自性自淨，自修自作自性法身，自行佛行，自作自成佛道。

善知識！總須自體與授無相戒。一時逐惠能口道，令善知識見自身佛：『於自色身，歸依清淨法身佛；於自色身，歸依千百億化身佛；於自色身，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。』（已上三唱）

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歸，向者三身在自法性，世人盡有。為迷不見，外覓三世如來，不見自色身中三世佛。

善知識！聽與善知識說：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佛，此三身佛，從性上生。何名清淨法身佛？善知識！世人性本自淨，萬法在自性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行於惡；思量一切善事，便修於善行。

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。自性常清淨，日月常明。只為雲覆蓋，上明下暗，不能了見日月星辰，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，萬象森羅，一時皆現。世人性淨，猶如清天。惠如日，智如月，智惠常明。

於外著境，妄念浮雲蓋覆，自性不能明故。遇善知識，開真法，吹却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現。一切法自在性。名為清淨法身。自歸依者，除不善行，是名歸依。

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？不思量，性即空寂；思量即是自化。思量惡法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法，化為天堂。毒害化為畜生；慈悲化為菩薩，智惠化為上界，愚癡化為下方。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自不知見。一念善，智惠即生。

一燈能除千年闇，一智能滅萬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常思於後，常後念善，名為報身。一念惡，報却千年善心；一念善，報却千年惡滅。無常以來，後念善，名為報身。從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；念念善，即是報身。自悟自修，即名歸依也。皮肉是色身，是舍宅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三身，即識大意。

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，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。

善知識！一時逐惠能道：『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邊誓願斷，法門無邊誓願學，無上佛道誓願成』（三唱）。

善知識！眾生無邊誓願度，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識！心中眾生，各於自身自性自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

自色身中，邪見煩惱，愚癡迷妄，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。

既悟正見，般若之智，除却愚癡迷妄。眾生各各自度，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，煩惱來菩提度，如是度者，是名真度。

煩惱無邊誓願斷，自心除虛妄。法門無邊誓願學，學無上正法。無

上佛道誓願成，常下心行，恭敬一切，遠離迷執，覺知生般若，除却迷妄，即自悟佛道成，行誓願力。

今既發四弘誓願訖，與善知識無相懺悔，滅三世罪障。大師言：善知識！前念、後念及今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。從前惡行，一時自性若除，即是懺悔；前念後念及今念，念念不被愚痴染，除却從前矯誑心永斷，名為自性懺。前念、後念及今念，念念不被疽疾染，除却從前嫉妒心，自性若除，即是懺悔。（已上三唱）

善知識！何名懺悔？懺者終身不作，悔者知於前非。

惡業恆不離心，諸佛前口說無益，我此法門中，永斷不作，名為懺悔。

「今既懺悔已，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。」

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歸依覺，兩足尊；歸依正，離欲尊；歸依淨，眾中尊。從今已後，稱佛為師，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，願自三寶慈悲證明。善知識！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。」

佛者，覺也；法者，正也；僧者，淨也。自心歸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離財離色，名兩足尊。自心歸依正，念念無邪故，即無愛著，以無愛著，名離欲尊。

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妄念，雖在自性，自性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

凡夫不解，從日至日，受三歸依戒。若言歸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即無所歸；既無所歸，言却是妄。善知識！各自觀察，莫錯用意，

經中只言自歸依佛，不言歸依他佛。自性不歸，無所依處。

今既自歸依三寶，總各各至心，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善知識雖念不解，惠能與說，各各聽。

摩訶般若波羅蜜者，西國梵語，唐言大智惠彼岸到。此法須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不行，如幻如化。修行者，法身與佛等也。

何名摩訶？摩訶者，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。若空心坐禪即落無記空。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，一切草木，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盡在空中，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

性含萬法是大，萬法盡是自性。見一切人及非人，惡之與善，惡法善法，盡皆不捨，不可染著，猶如虛空，名之為大，此是摩訶行。

迷人口念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，空心不思，名之為大，此亦不是。心量廣大，不行是小。莫口空說，不修此行，非我弟子。

何名般若？般若是智惠。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惠，即名般若行。一念愚即般若絕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世人心中常愚，自言我修般若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惠性即是。

何名波羅蜜？此是西國梵音，唐言彼岸到。解義離生滅，著境生滅起。如水有波浪，即是於此岸；離境無生滅，如水永長流，故即名到彼岸，故名波羅蜜。

迷人口念，智者心行。當念時有妄，有妄即非真有；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有。悟此法者，悟般若法，修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法身等佛。善知識！即煩惱是菩提。前念迷即凡，後念悟即佛。善知識！摩

訶般若波羅蜜，最尊、最上、第一，無住、無去、無來。三世諸佛從中出，將大智惠到彼岸，打破五陰煩惱塵勞，最尊、最上、第一。讚最上最上乘法，修行定成佛。無去、無住、無來往，是定惠等，不染一切法，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。何以故？

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，若無塵勞般若常在，不離自性。

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、無憶、無著，莫起誑妄，即自是真如性。用智惠觀照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即見性成佛道。

善知識！若欲入甚深法界，入般若三昧者，直修般若波羅蜜行，但持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一卷，即得見性，入般若三昧。當知此人功德

無量，經中分明讚嘆，不能具說。此是最上乘法，為大智上根人說。小根之人若聞法，心不生信。

何以故？譬如大龍，若下大雨，雨於閻浮提，城邑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草葉；若下大雨，雨於大海，不增不減。

若大乘者，聞說《金剛經》，心開悟解。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惠觀照，不假文字。譬如其雨水，不從无有，元是龍王於江海中，將身引此水，令一切眾生，一切草木，一切有情無情，悉皆蒙潤。諸水眾流，却入大海，海納眾水，合為一體。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

小根之人，聞說此頓教，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，若被大雨一沃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。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

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。因何聞法即不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，蓋覆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無能現。般若之智，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，自有迷心，外修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人。聞其頓教，不信外修，但於自心，令自本性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眾生，當時盡悟，猶如大海，納於眾流，小水大水合為一體，即是見性。內外不住，來去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，心修此行，即與《般若波羅蜜經》本無差別。

一切經書及文字，小大二乘，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，因智慧性故，故然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，本無不有。故知萬法本從人興，一切經書因人說有。緣在人中有愚有智，愚為小故，智為大人。迷人問於智者，智人與愚人說法，令使愚者悟解心開。迷人若悟解心開，與大智人無別。故知不悟，即是佛是眾生；一念若悟，即眾生是佛。故知一切萬法，盡在自身心中，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。《梵網菩薩戒經》

云：『本源自性清淨。』識心見性，自成佛道。《維摩經》云：『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』

善知識！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大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故以教法流行後代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，各自觀心，令自本性頓悟。若不能自悟者，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。何名大善知識？解最上乘法，直示正路，是大善知識，是大因緣所為化道，令得見佛。一切善法，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。

三世諸佛十二部經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。不能自性悟，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善知識。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，無有是處。識自心內善知識，即得解脫。若自心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即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汝若不得自悟，當起般若觀照，剎那間，妄念俱滅，即是自真正善知識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自性心地，以智惠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是解脫。既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。悟般若三昧，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無念法者，見一切法，不著一切法；遍一切處，不著一切處。常淨自性，使六識從六門走出，於六塵中不離不染，來去自由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莫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；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頓法者，至佛位地。

善知識！後代得吾法者，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。

善知識！將此頓教法門，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終身受持而不退者，欲入聖位，然須傳授時，從上已來，默然而付衣法，發大誓願，不退菩提，即須分付。若不同見解，無有志願，在在處處，勿妄宣傳，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若愚人不解，謾此法門，百劫萬劫千生，

斷佛種性。

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聽吾說〈無相頌〉，令汝迷者罪滅，亦名〈滅罪頌〉」。頌曰：

愚人修福不修道，謂言修福而是道。

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業元來在。

若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元在。

若解向心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

若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。

學道之人能自觀，即與悟人同一例。

惠能今傳此頓教，願學之人同一體。

若欲當來覓本身，三毒惡緣心中洗。

努力修道莫悠悠，忽然虛度一世休。

若遇大乘頓教法，虔誠合掌至心求。

大師說法了，韋使君、官寮、僧眾、道俗，讚言無盡，昔所未聞。

使君禮拜，白言：「和尚說法，實不思議。弟子尚有少疑，欲問和尚。望意和尚大慈大悲，為弟子說。」

大師言：「有疑即問，何須再三？」

使君問：「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？」

大師言：「是！」

使君問：「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。帝問達磨：『朕一生已來，造寺、布施、供養，有功德否？』達磨答言：『並無功德。』武帝惆悵，遂遣達磨出境。」

未審此言，請和尚說。

六祖言：「實無功德，使君勿疑達磨大師言。武帝著邪道，不識正法。」

使君問：「何以無功德？」

和尚言：「造寺、布施、供養，只是修福。不可將福以為功德，功德在法身，非在於福田。自法性有功德，平直是德，佛性外行恭敬，若輕一切人，吾我不斷，即自無功德。自性虛妄，法身無功德。念念德行，平等直心，德即不輕。常行於敬，自修身即功，自修心即德。功德自作，福與功德別。武帝不識正理，非祖大師有過。」

使君禮拜，又問：「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大佛，願往生西方。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？望為破疑。」

大師言：「使君聽，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國，說西方引化，經文分明，去此不遠，只為下根說遠。說近只緣上智。人自兩種，法無兩般。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生彼，悟者自淨其心。」

所以佛言：『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』使君！東方但淨心無罪，西方心不淨有愆。迷人願生東方、西方，悟者所在處並皆一種。心但無不淨，西方去此不遠；心起不淨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除十惡即行十萬；無八邪即過八千。

但行直心，到如彈指。使君！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。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方只在剎那；不悟頓教大乘，念佛往生路遙，如何得達？」六祖言：「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剎那間，目前便見，使君願見否？」使君禮拜：「若此得見，何須往生？願和尚慈悲，為現西方，大善！」

大師言：「倘見西方！無疑即散！」大眾愕然，莫知何是。大師曰：「大眾！大眾！作意聽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即是城門。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。心即是地，性即是王。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。」

性在，身心存；性去，身心壞。

佛是自性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，佛即是眾生；自性悟，眾生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，能淨是釋迦，平直是彌勒。

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，毒心是惡龍，塵勞是魚鼈，虛妄即是鬼神，三毒即是地獄，愚癡即是畜生，十善是天堂。無人我，須彌自倒；除邪心，海水竭；煩惱無，波浪滅；毒害除，魚龍絕。自心上覺性如來，放大智惠光明，照耀六門清淨，照破六欲諸天，下照三毒若除，地獄一時消滅，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」

座下聞說，讚聲徹天，應是迷人，了然便見。

使君禮拜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」

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寺不修，如西方心惡之人；在家若修行，如東方人修善。但願自家修清淨，即是西方。」

使君問：「和尚！在家如何修？願為指授。」

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惠能與道俗作〈無相頌〉，盡誦取，依此修行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別。」頌曰：

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至虛空，惟傳頓教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
教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，若學頓教法，愚人不可悉。

說即須萬般，合離還歸一，煩惱暗宅中，常須惠日生。

邪來因煩惱，正來煩惱除，邪正悉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

菩提本清淨，起心即是妄，淨性於妄中，但正除三障。

世間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，常見在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

色類自有道，離道別覓道，覓道不見道，到頭還自懊。

若欲覓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，自若無正心，暗行不見道。

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，若見世間非，自非却是左。

他非我有罪，我非自有罪，但自去非心，打破煩惱碎。

若欲化愚人，是須有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菩提見。

法元在世間，於世出世間，勿離世間上，外求出世間。

邪見在世間，正見出世間，邪正悉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

此但是頓教，亦名為大乘，迷來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

大師言：「善知識！汝等盡誦取此偈，依偈修行，去惠能千里，常在能邊；依此不修，對面千里。各各自修，法不相待。眾人且散，惠能歸漕溪山，眾生若有大疑，來彼山間，為汝破疑，同見佛性。」

合座官寮道俗，禮拜和尚，無不嗟嘆：「善哉大悟，昔所未聞，嶺南有福，生佛在此，誰能得知？」一時盡散。

大師往漕溪山，韶、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。若論門人，僧之與俗，三、五千人說不盡。若論宗指，傳授壇經，以此為依約。若不得《壇經》，即無稟受。須知去處、年、月、日、姓名，遞相付囑。無《壇經》稟承，非南宗弟子也。未得稟承者，雖說頓教法，未知根本，終不免諍。但得法者，只勸修行，諍是勝負之心，與佛道違背。

世人盡傳南宗能、北秀，未知根本事由，且秀禪師，於南荊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，惠能大師，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。法即一宗，人有南北，因此便立南北。何以漸頓？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，見遲即漸，見疾即頓，法無漸頓，人有利鈍，故名漸頓。

神秀師常見人說，惠能法疾直指路。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：「汝聰明多智，汝與吾至漕溪山，到惠能所禮拜，但聽，莫言吾使汝來。所聽得意旨，記取，却來與吾說，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遲。汝第一早來，

勿令吾怪。」

志誠奉使歡喜，遂半月中間，即至漕溪山，見惠能和尚，禮拜，即聽，不言來處。志誠聞法，言下便悟，即契本心。起立，即禮拜，白言：「和尚！弟子從玉泉寺來，秀師處不得契悟，聞和尚說，便契本心。和尚慈悲，願當教示。」

惠能大師曰：「汝從彼來，應是細作？」

志誠曰：「未說時即是，說了即不是。」

六祖言：「煩惱即是菩提，亦復如是！」

大師謂志誠曰：「吾聞汝禪師教人，唯傳戒定惠，汝和尚教人戒定

惠如何，當為吾說。」

志誠曰：「秀和尚言戒定惠：諸惡不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惠，自淨其意名為定，此即名為戒定惠。彼作如是說，不知和尚所見如何？」

惠能和尚答曰：「此說不可思議，惠能所見又別。」

志誠問：「何以別？」

惠能答曰：「見有遲疾。」

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。

大師言：「汝聽吾說，看吾所見處：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亂是

自性定，心地無癡是自性惠。」

能大師言：「汝師戒定惠勸小根之人；吾戒定惠勸上人。得悟自性，亦不立戒定惠。」

志誠言：「請大師說，不立如何？」

大師言：「自性無非、無亂、無癡，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有何可立！自性頓修，無有漸次，所以不立。」

志誠禮拜，便不離漕溪山，即為門人，不離大師左右。

又有一僧名法達，常誦《法華經》七年，心迷不知正法之處。來至漕溪山禮拜，問大師言：「弟子常誦《妙法蓮華經》七年，心迷不知正

法之處，經上有疑。大師智惠廣大，願為除疑。」

大師言：「法達！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！經上無疑，汝心自邪，而求正法。吾心正定即是持經。吾一生已來，不識文字，汝將《法華經》來，對吾讀一遍，吾聞即知。」

法達取經到，對大師讀一遍，六祖聞已，即識佛意，便與法達說《法華經》。

六祖言：「法達！《法華經》無多語，七卷盡是譬喻因緣。如來廣說三乘，只為世人根鈍。經文分明，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」

大師言：法達！汝聽一佛乘，莫求二佛乘，迷却汝性。經中何處是一佛乘？吾與汝說，經云：『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

(已上十六字是正法)

此法如何解？此法如何修？汝聽吾說，人心不思，本源空寂，離却邪見，即一大事因緣。

內外不迷即離兩邊。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，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出現於世。心開何物？開佛知見。『佛』猶如『覺』也，分為四門：開覺知見，示覺知見，悟覺知見，入覺知見。

開示悟入上，一處入即覺知見，見自本性即得出世。」

大師言：「法達！吾常願一切世人，心地常自開佛知見，莫開眾生知見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惡，自開眾生知見；世人心正，起智惠觀照，

自開佛知見。莫開眾生知見，開佛知見即出世。」

大師言：「法達！此是《法華經》一乘法。向下分三，為迷人故。汝但依一佛乘。」

大師言：「法達！心行轉法華，不行法華轉；心正轉法華，心邪法華轉。開佛知見轉法華，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。」

大師言：「努力依法修行，即是轉經。」

法達一聞，言下大悟。涕淚悲泣白言：「和尚！實未曾轉《法華》，七年被《法華》轉；已後轉《法華》，念念修行佛行。」

大師言：「即佛行是佛。」其時聽人，無不悟者。

時有一僧名智常，來漕溪山，禮拜和尚，問四乘法義。智常問和尚曰：「佛說三乘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不解，望為教示。」

惠能大師曰：「汝自身心見，莫著外法相，元無四乘法。人心量四等，法有四乘。見聞讀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，萬行俱備，一切無離，但離法相，作無所得，是最上乘，是最上行義。不在口認，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。」

又有一僧名神會，襄陽人也。至漕溪山禮拜，問言：「和尚坐禪，見亦不見？」大師起把，打神會三下，却問神會：「吾打汝，痛不痛？」

神會答言：「亦痛亦不痛。」

六祖言曰：「吾亦見亦不見。」

神會又問：「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？」

大師言：「吾亦見，常見自過患，故云亦見。亦不見者，不見天地、人過罪，所以亦見亦不見也。汝亦痛亦不痛如何？」

神會答曰：「若不痛，即同無情木石；若痛，即同凡夫，即起於恨。」

大師言：「神會向前，見不見是兩邊，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，敢來弄人。」禮拜，禮拜，更不言。

大師言：「汝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心悟自見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却來問惠能見否？吾不自知，代汝迷不得；汝若自見，代得吾迷？何不自修，問吾見否。」

神會作禮，便為門人，不離漕溪山中，常在左右。

大師遂喚門人法海、志誠、法達、智常、志通、志徹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、神會。大師言：「汝等十弟子近前，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汝各為一方頭。吾教汝等說法，不失本宗。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，莫離於性相。若有人問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法對，來去相因，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」

三科法門者，陰、界、入。

陰，是五陰；界，十八界；入，是十二入。

何名五陰？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是。

何名十八界？六塵、六門、六識。

何名十二入？外六塵，中六門。

何名六塵？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是。

何名六門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。

法性起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）、六門、六塵。

自性含萬法，名為含藏識。思量即轉識。生六識，出六門、見六塵，是三六、十八。

由自性邪，起十八邪；若自性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惡用即眾生，善用即佛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。

對。外境無情對有五：

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暗與明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。

語言法相有十二對：

有為無為、有色無色對、有相無相對、有漏無漏對、色與空對、動與靜對、清與濁對、凡與聖對、僧與俗對、老與少對、大大與小小對、長與短對、高與下對。

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：

邪與正對、癡與惠對、愚與智對、亂與定對、戒與非對、直與曲對、實與虛對、嶮與平對、煩惱與菩提對、慈與害對、喜與嗔對、捨與慳對、進與退對、生與滅對、常與無常對、法身與色身對、化身與報身對、體與用對、性與相有情無情對，此是十九對也。

言語與法相有十二對，內外境有無五對、三身有三對，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。

此三十六對法，解用通一切經，出入即離兩邊。

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？共人言語，出外，於相離相；入內，於空離空。著空即惟長無明；著相即惟長邪見。

執空之人有謗法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大不合言語，言

語即是文字。自性上說空，正語言本性不空。迷自惑，語言除故。

暗不自暗，以明故暗；暗不自暗，以明變暗。以暗現明，來去相因，三十六對，亦復如是。

大師言：「十弟子！已後傳法，遞相教授一卷《壇經》，不失本宗。不稟受《壇經》，非我宗旨。如今得了，遞代流行。得遇《壇經》者，如見吾親授。十僧得教授已，寫為《壇經》，遞代流行，得者必當見性。」

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。七月八日，喚門人告別。

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，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。

大師言：「汝眾近前，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，汝等有疑早問，為汝

破疑，當令迷者盡，使汝安樂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」法海等眾僧聞已，涕淚悲泣。唯有神會不動，亦不悲泣。

六祖言：「神會小僧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。餘者不得，數年山中，更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？若不知去處，終不別汝。汝等悲泣，即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去處，即不悲泣。性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。汝等盡坐，吾與汝一偈：〈真假動靜偈〉，汝等盡誦取，見此偈意，與吾意同。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」僧眾禮拜，請大師留偈，敬心受持。偈曰：

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。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

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。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

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無動。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
若見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，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
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。若悟作此見，則是真如用。
報諸學道者，努力須用意。莫於大乘門，却執生死智。
前頭人相應，即共論佛義。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勸善。
此教本無諍，若諍失道意。執迷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
眾僧既聞，識大師意，更不敢諍，依法修行。一時禮拜，即知大師
不永住世。

上座法海向前言：「大師！大師去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

大師言：「法即付了，汝不須問。吾滅後二十餘年，邪法撩亂，惑我宗旨。有人出來，不惜身命，定佛教是非，豎立宗旨，即是吾正法。衣不合傳。汝不信，吾與誦先代〈五祖傳衣付法頌〉。若據第一祖達磨頌意，即不合傳衣。聽吾與汝誦。頌曰：

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：

「吾本來東土，傳教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：

「本來緣有地，從地種花生，當本元無地，花從何處生？」

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：

「花種須因地，地上種花生，花種無生性，於地亦無生。」

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：

「花種有生性，因地種花生，先緣不和合，一切盡無生。」

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：

「有情來下種，無情花即生，無情又無種，心地亦無生。」

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：

「心地含情種，法雨即花生，自悟花情種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能大師言：「汝等聽吾作二頌，取達摩和尚頌意。汝迷人依此頌修行，必當見性。」

第一頌曰：

「心地邪花放，五葉逐根隨，共造無明業，見被業風吹。」

第二頌曰：

「心地正花放，五葉逐根隨，共修般若惠，當來佛菩提。」

六祖說偈已了，放眾生散。門人出外思維，即知大師不久住世。

六祖後至八月三日，食後，大師言：「汝等著位坐，吾今共汝等別！」法海問言：「此頓教法傳授，從上已來，至今幾代？」

六祖言：「初傳授七佛，釋迦牟尼佛第七，大迦葉第八，阿難第九，末田地第十，商那和修第十一，優婆毘多第十二，提多迦第十三，佛陀難提第十四，佛陀蜜多第十五，脇比丘第十六，富那奢第十七，馬鳴第十八，毘羅長者第十九，龍樹第二十，迦那提婆第二十一，羅睺羅第二十二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，僧迦那舍第二十四，鳩摩羅馱第二十五，闍耶多第二十六，婆修盤多第二十七，摩拏羅第二十八，鶴勒那第二十九，師子比丘第三十，舍那婆斯第三十一，優婆堀第三十二，僧迦羅第三十三，須婆蜜多第三十四，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子菩提達磨第三十五，唐國僧惠可第三十六，僧璨第三十七，道信第三十八，弘忍第三十九，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。」

大師言：「今日以後，遞相傳授，須有依約，莫失宗旨。」

法海又白：「大師今去，留付何法，令後代人如何見佛？」

六祖言：「汝聽！後代迷人，但識眾生，即能見佛；若不識眾生，覓佛萬劫不可得見也。吾今教汝識眾生見佛，更留〈見真佛解脫頌〉，迷即不見佛，悟者即見。」

法海願聞，代代流傳，世世不絕。

六祖言：「汝聽！吾與汝說。後代世人，若欲覓佛，但識佛心眾生，即能識佛，即緣有眾生，離眾生無佛心。」

迷即佛眾生，悟即眾生佛。愚癡佛眾生，智惠眾生佛。

心嶮佛眾生，平等眾生佛。一生心若嶮，佛在眾生中。

一念悟若平，即眾生自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

自若無佛心，向何處求佛？

大師言：「汝等門人好住！吾留一頌，名〈自性見真佛解脫頌〉。後代迷人，聞此頌意，即見自心自性真佛。與汝此頌，吾共汝別。」頌曰：

真如淨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真魔。

邪見之人魔在舍，正見之人佛則過。

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。

正見忽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
化身報身及法身，三身元本是一身。

若向性中覓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
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。

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
姪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姪即無淨性身。

性中但自離五欲，見性剎那即是真。

今生若悟頓教門，悟即眼前見世尊。

若欲修行云覓佛，不知何處欲求真？

若能身中自有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

自不求真外覓佛，去覓總是大癡人。

頓教法者是西流，救度世人須自修。

今報世間學道者，不於此事大悠悠。

大師說偈已了，遂告門人曰：「汝等好住，今共汝別，吾去已後，莫作世情悲泣，而受人弔問錢帛，著孝衣，即非聖法，非我弟子。如吾在日一種，一時端坐，但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，坦然寂靜，即是大道。吾去已後，但依法修行，共吾在日一種；吾若在世，汝違教法，吾住無益。」

大師云此語已，夜至三更，奄然遷化。大師春秋七十有六。

大師滅度之日，寺內異香氤氳，經數日不散。山崩地動，林木變白，日月無光，風雲失色。八月三日滅度，至十一月，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。在龍龕之內，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二日始散。韶州刺史韋據立碑，至今供養。

此《壇經》，法海上座集。上座無常，付同學道滌。道滌無常，付

門人悟真。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，見今傳授此法。如付此法，須得上根之心，信佛法，立大悲，持此經，以為依承，於今不絕。

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。如來入涅槃，法教流東土，共傳無住，即我心無住。此真菩薩，說真示，行實喻，唯教大智人，示旨依。凡度誓修行。修行遭難不退，遇苦能忍，福德深厚，方授此法。如根性不堪，材量不得，雖求此法，建立不得者，不得妄付《壇經》。告諸同道者，令知密意。

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

